

湖头条

## 茶香禅意梵天寺

陈茂声

光山县城西南40里,有山名净居山,亦曰大苏山。山下有一寺,名梵天寺,即净居寺。北齐天保六年,高僧慧思始于此地结庵传法,摩崖石刻犹存,虽历经风雨侵蚀,斑驳的字迹仍可辨认,仿佛在诉说着当年的佛法弘传。唐神龙二年,道岸禅师建寺名净居,造塔于寺后山顶,从此梵音不绝,香火绵延。

宋乾兴元年,真宗皇帝赵恒御笔钦赐“敕赐梵天寺”匾额。耐人寻味的是,匾额中“梵”字中的“凡”少了一点,遂成千年谜题。或谓真宗笔误,当不可信;或云真宗隐晦告诫人们“有心无心都是凡”,做人不要有过高奢求。而笔者则有另一种解读,即,既然要一心向佛,就得去掉凡心。不管哪种,都说明净居寺不凡。至今,凡来参拜的人都要在此驻足良久,思索着这一点之差背后蕴含的深意。

净居寺不仅是佛法庄严之地,还是光山县古老的产茶区。相传慧思结庵时,躬耕苏山,辟山植茶,将佛法与茶道融为一体。茶圣陆羽曾至此与禅师品茗论道,并授以茶

艺,更在《茶经》中评定“淮南茶,光州上”,光山茶遂名扬天下。宋代文豪苏轼在被贬黄州途中,专程到寺院拜谒居仁禅师,二人于竹影茶香间品茗论道,并留下“不辞清晨扣松扉,却值支公久不归”的诗句。

净居寺在中国佛教发展史上地位超然,更为天台宗的发祥地。值得一提的是,鉴真和尚18岁时到净居寺从师道岸。后六次东渡,尽管双目失明、风波险恶,他仍坚韧不拔,于唐天宝十二年终于到达当时日本的首都奈良,将佛法传至日本,成为中日文化交流史上不朽的人物,被尊为“过海大师”“日本律宗太祖”。千载之后,其精神仍如明灯,照耀东海两岸。

历史上,追寻净居寺的佛教文化,嗅着净居寺的茶香,苏东坡、释守诠、李养正、钱时雍等众多文学大家慕名前往,并留下名诗佳句。

不仅如此,净居寺自然人文景观遐迩闻名,赢得不少文人墨客留下传世佳作。其中清·贡生罗秉月作“净居寺十二景”组诗,如《大苏山》《梵天宫》《读书堂》《紫云塔》等,句

句凝练,景景生辉。其中《紫云塔》一诗写道:“古塔嶙峋建大雄,氤氲紫气似来东。七层拔地栖霞赤,一柱擎天捧日红。”其将紫云塔的雄伟壮观描绘得淋漓尽致。

尽管寺院屡毁屡建,失去原始模样,但仍保留了宋代门楼,虽历经千年风雨,依然巍然屹立,仿佛在诉说着往日的辉煌。清代的大雄宝殿气势恢宏。近年紫云塔又重修于苏山之巅,巍峨再现。登塔远眺,但见群山环抱,云海翻腾,令人心旷神怡。

今日梵天寺,既是天台祖庭,亦成游人寻幽访古、静心养性之胜地。每逢春茶发新芽,在茶香氤氲中,仿佛时间都在这一刻静止。

无论是否为佛门弟子,或祈佛以涤荡心尘,或品茗观景,或漫步山廊,读碑赏塔,聆听千年风铃如诵如诉,与历史照面,同自然共生,皆可暂忘尘嚣。当夕阳西下,暮鼓响起,整个寺院笼罩在金色的余晖中,那一刻,仿佛真的可以触摸到永恒。

纵情山水访古寺,留得凡心渡人生。

浮 生岁月

## 飘飞的黄叶

潘新日

风里,一片片黄叶在奔跑……

它们在追赶枯树诗韵里摇摆的旧词,在秋风里打着旋,翻着跟斗。淘气的样子,没有人能管住。

风越大,它们躲得越紧。四爷说,落叶是秋风从树身上撕下来的纸,用来书写秋天的颂辞,每一片落叶,都流淌着乡愁和民谚。

黄叶翩飞,带走春天一大片绿色,以及夏天斑斓的梦,这枯萎的“蝴蝶”,用丰润的脉络连起四季。

远远看去,它们把一片金黄铺陈在秋日的余晖里,沉睡的心,有着古意的安静。

风,是它们上天的梯子,那些脱光衣服的树,都站在地上守着。

当它们醒来,会翻滚着长长的思念,和光秃的树枝作别,像断了线的风筝一样,朝着一个方向,呼啦啦地飞。它们绕开叶脉上标明的障碍,袒露出春天的老颜色,为老气的秋天送去律动。

而一片黄叶是那么的轻,又那么的重,压弯了归家的路……

树上最后的一片黄叶落下来时,满脸皱纹的枯叶多了一份新鲜,褶皱的额头,是这个秋后无以言状的辽阔。风停时,那些高过泥土的叶子,就是停泊在寒冷里,等待春天的船只。

秋叶也会留念,它们依偎在一起,回味曾经的盎然生机和茂密的拥挤,好多绿叶挤在一起,就是一树的花。这是四爷的小孙子说的,他认不得树叶,只知道它是花。在他眼里,再普通的叶子,都是花。

黄了的叶子是从树上掉落的信封,写给秋天的信封。它一到,天气就变了。

最怕在这个时节打柴火,田埂上的野草都黄了,都枯萎了,镰刀也砍不到了,冷风里,只有黄叶还在飘着,遇到背风的地方,黄叶就一堆一堆的,也不需用耙子,索性拿出蛇皮袋只管装。

这些跑累了的黄叶,都被我收编,背到家里,成了上好的柴火,熬粥、炒菜、煲汤,好烧得很。

公园里,一位老者牵着一个懵懂的小男孩散步,猛地起

了旋风,小男孩便挣脱老者的手,捡起一个树枝,就跟了过去。他轮着手里的“武器”,一面叫,一面追着打,仿佛知道旋风能试到疼似的。

我喜欢秋天的落叶,各式各样的,一下子落下来,风一吹,就展开翅膀飞起来。

没事的时候,四爷喜爱到野地里寻找枯叶,这些被风吹掉的叶子,已经死了,它们躺在地上,等待变成肥料,之后,伴着水分,沿着树的根系,爬到树上,在春风的吹拂下,在阳光照耀下复活。四爷看中的不是活了的叶子,他搜集的都是这些丢了魂的“小旗”。

它们把它们夹在纸上,做成标本,当作画挂在墙上,至此,黄叶停留在自己的艺术世界里,把最后的美留在世上。

我对四爷说,黄叶静下来的时候也很美。他笑了,摸着胡子,眯着眼睛说,其实,会飞的黄叶才最美。

飘飞的黄叶,是从春天和夏天身上掉落的羽毛,飘着飘着,冬天就到了。

它在等雪,等待一场洁白的梦……

## 老家的石磨

邹晓峰

老家的石磨静静地立在院角,像一位沉默的老人,见证着岁月的流转。

老家的石磨,好似两块被时光啃噬的月亮。上扇的磨盘中央,凿着拳头大的圆孔,边缘裂开几道细纹,像龟裂的河床。下扇的凹槽呈螺旋状,深浅不一,最深处能藏住一粒未碾碎的豆子。两扇石盘咬合处,有一圈锯齿状的凸起,那是爹年轻时用錾子一点点凿出来的。他说,齿密才能磨得细。

石磨是乡下人用来加工小麦、玉米、荞麦等粮食的必备工具。同时,用土坯做好圆形的磨台,用麦衣泥抹光,安好磨子,定好拴磨绳的短柱子,穿上磨棍,倒上粮食颗粒,就可以一圈一圈推磨磨面了。随着磨盘的转动,粮食从上扇磨眼中一点一点地淌下去,就磨成了面粉。

小时候,每逢年关,母亲总要推磨磨豆腐。我贴着脚趴在磨盘边,看雪白的豆浆从石缝里渗出来,流进木桶里,带着一股清甜的豆腥味。石磨很重,推起来“吱呀”响,母亲的手臂上暴起青筋,汗珠顺着她的鬓角滑落。我嚷着要帮忙,却只能添几把豆子,小手被磨杆硌得发红。那时总觉得,这石磨是个无底洞,吞了豆子,吐出的却是绵长的日子。

记得我10岁那年,腊月的一天早晨,母亲喊我起来推磨,我躺在热乎乎的被窝里,不愿起来。听到母亲的呼喊声越来越近,急忙把头往被窝里拱了拱,一声不吭,装着没睡醒。母亲喊得越急,我越往被窝里钻,背角拽得更死,全身盖得更严实。这个时候,听见了奶奶的脚步声,奶奶一定是刚起来。她急忙阻止母亲:别喊了,孩子还没有睡醒呢,我来帮着你推。

21世纪80年代初,农村联产责任制实行后,村里通了电,磨坊里那原本被人工推动的石磨被通电的钢磨“轰隆隆”地带动起来,石磨便渐渐闲置起来了。去年回乡,我掀开盖在上面的旧报纸,发现石磨的缝隙里竟生出一株野草,细弱的茎秆从石孔里钻出来,在风里轻轻摇晃。

石磨见证着时代的变迁。从质朴的手工劳作到智能的机械化生产,从温饱不足到丰衣足食,它像一位忠实的历史记录者,将家族的酸甜苦辣都刻进了石纹里。每当看到它,我就想起那些推磨的日子,想起母亲弯腰接豆浆的身影,想起石磨转动时发出的悠长声响。

石磨,一直在与时间赛跑。一粒五谷杂粮被感化成文化,日子就在一圈一圈地转动中悄然流逝。土坯砌的磨台,杂木做的磨棍,虽已失去当年的容颜,两块石头做成的一合磨盘仍旧紧紧咬合在一起。

现在石磨老了,成了老家的一个符号。我也走出农村老家40多年了。而那石磨,伴随着胎记一般的乡愁,永远植根在我的心里。

品时空

## 梨树下面

桂林

老宅的两棵梨树  
花朵开满  
我全部的童年  
那一树梨花  
像母亲的银发  
撑起记忆的白帆

梨树下面,母亲时常纳鞋底  
大针不时地在鬓角擦一下  
瞬间就能点亮  
穷日子的灯芯

如今,母亲定居在梨树下面  
我的思念,压弯梨树每一个枝头

## 立冬感吟

江声中

立冬时节韵无穷,风舞芦花霜絮融。  
篱畔墙匀凝浩气,陇头麦滞盼长虹。  
田畴积水退耕耨,村落炊烟锁困梦。  
淫雨陌桑农事误,解忧煮酒醉乡翁。